

解密

丁一鹤★著

中国城市出版社

独家解密马德、毕玉玺、王小石官场沉浮
首次披露福尼特、银河证券金融大案
深刻剖析名校博士、著名作家的爱恨情仇

法制作家丁一鹤继《死囚档案》之后最新力作



I253.1

22

2006

解密

北京

丁一鹤 著

大案



中国城市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密北京大案/丁一鹤著.—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6.4

ISBN 7-5074-1743-3

I.解... II.丁... III.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7082 号

责任编辑	岳凤岭 欧阳东
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工作室
图片摄影	王文波 高志海 王鑫刚
责任技术编辑	张建军
出版发行	中国城市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邮编 100073)
电话	(010)63454857
传真	(010)63421488
总编室信箱	citypress@sina.com
投稿信箱	city_editor@sina.com
发行部信箱	zgcsfx@sina.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字数	315 千字 印张 20.25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版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0 册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举报电话:(010)63455163

■ 序

晴空一鹤

姚凤林

丁一鹤的法制纪实作品名声越来越大。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他关于某演艺圈名人案件的报导,引起湖北与广东两家大刊编辑的争抢,以致他不得不承诺为放弃的一家另写两篇稿子才算平息。

从《名人》杂志起,为一鹤同志做责编大概有十个年头了罢。这其间,文坛中太多起承转合,波诡云谲了。而一鹤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来,由一个青涩的山东汉子,成长为深具洞察力的法坛卫士、人类灵魂工程师,自有其独特的理想与追求。

“感恩”,是一鹤嘴上常说,并身体力行的一道座右铭,感谢尊长师友,感谢编辑媒体,这是常人都能做到的。而感谢自己报导、写作的特殊对象,却是一鹤的独家感悟,非产于真心,不易道出。

法制写作的重要对象是囚犯,或犯罪嫌疑人。他们或滥用公器贪赃枉法;或偷摸拐骗,损人利己;或杀人越货,戕害生命,可谓罪大恶极,万人唾弃。但,当他们向作家袒开心扉,表达忏悔,挖掘犯罪根源而人性闪光时,一鹤同志常常感到震撼。从写作专业说,案件与当事人给他以资料和灵感;从为人处事说,活生生的案例让自己警醒。“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对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来说,这“活水”当然包括他的报导对象,写作原型,而不管他是好人坏人。

与以虚构为主的纯文学创作相比,纪实文学同时存在“易”和“难”两个相互对立的特点。“易”是指有所依傍,不必向壁杜撰,案情本身天然带有故事性、可读性。“难”是指发挥空间少、有似“带着镣铐跳舞”,只能在叙述、修辞、文字上多动脑筋。从艺术效果上看,一鹤同志对二者处理是成功的。难能可贵的是,他把握了当代读者的阅读审美需求,把“老吏断狱”的文章写的华彩摇曳,富于情致。

一鹤同志没有停留在以资料写案情,以事实写故事的阶段,在某种程





度上,是以心去写作,鞭挞丑恶现象的同时,关注当事人的命运,对法制建设发挥了特殊的宣传、监督的作用。

轰动一时的空姐杨旸杀人案给一鹤同志带来了一枚无形的勋章。杨旸的情人是有妇之夫,他不仅隐瞒真相,骗得了少女的爱情,而且在杨旸与其争执时,不顾杨有孕,板砖拍,刀子刺,虐待杨旸。在绝情失望的情绪下,她夺刀杀死了负心汉高晓兵。2002年9月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处杨旸死刑。

2003年3月8日,一鹤第三次采访了待刑的杨旸,并写出了《空姐挥刀斩断情妇生涯》的长文发表在媒体上。他既写了那段畸形恋情,也写了杨旸由单纯到上当到变态复仇的心路历程,读来令人扼腕。文章发表后不久,审判机关对杨旸做出改判,由死刑改判死缓,给这枝带“罂粟”气质的花朵以重生的机会。据新近得到的消息,杨旸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服刑期间表现较好,当过节目主持人,表演过笛子独奏,又得减刑,愿她早日回归正常人的社会生活。

当然,不能说杨旸的改判仅仅由于一鹤同志一篇文章的作用。但后来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却十足证明了作家的“阴功”。

由于我是责编,一日突然接到美国纽约的一个长途电话。我很纳闷,在纽约也没有什么可通长途的朋友啊?来电的人是个旅美华人小伙子。他替夫人来电,问如何能与杨旸的父母取得联系。原来,他的夫人是杨旸的中学同学,关系一直很好。日前,她去纽约公共图书馆排了二个多月的号,借读了中国城市出版出版的《北京大案》,知道杨旸出了大祸。她担心杨旸的父母受刺激,想通过我联系他们,要给以安慰和帮助。我被他们的赤诚所感动,通过黑龙江省驻大连办事处,为他们牵了一条线。

我国历来重视法制文学的创作和传播。要求文字准确,足以记录历史。“褒在片言,贵踰轩冕;贬在一字,诛深斧钺。拿这个标准要求一鹤同志的作品,似乎还不能完全达到。特别是一些文章,当初是为媒体写的单篇,现汇集成书,又没时间重新整合加工,难免有枝蔓重叠之处,这可能是编辑的责任。这个问题,在本书的《马德江湖》等章节中,有所改进。

一鹤同志是个富于诗人气质的人。既勤于笔耕,又长于思索。作为朋友、读者和编辑,我愿看到他堪称当代“三言二拍”的作品问世。

序



目 录

序 晴空一鹤

姚凤林

第一部分 官场劫

第一章	马德江湖	/3
第二章	谁搞垮了毕玉玺	/53
第三章	证券掇客王小石	/75
第四章	铁齿铜牙杨彦明	/97
第五章	百万博得情人笑	/115
第六章	挪用党费追女友	/129

第二部分 情色关

第一章	名校博士高楼抛女友	/141
第二章	凄迷激情恨归何处	/155
第三章	遗落在加拿大的血色浪漫	/171
第四章	女经理和名作家谁玩谁	/179
第五章	女老总连环诈骗	/187
第六章	行贿吓出精神病	/195

CONTENTS

第三部分 黄金洞

第一章	资本运作玩掉十三亿	/207
第二章	金融皇后	/221
第三章	亿元球庄赌进法网	/231
第四章	表兄妹逼死骗子	/243
第五章	同根相煎杜康酒	/251
第六章	谁能与狼共舞	/259

第四部分 名利场

第一章	博士下跪	/271
第二章	打工妹杀人之后	/281
第三章	恶作剧开出网络诽谤案	/293
第四章	弟弟伪造判决骗亲姐	/301
第五章	首例通缉员工案	/309
后 记	我们都在欲望的河边行走	/315

解密

北京大案

第一部分

官場如

第一章 马德江湖

第二章 谁搞垮了毕玉玺

第三章 证券掇客王小石

第四章 铁齿铜牙杨彦明

第五章 百万博得情人笑

第六章 挪用党费追女友



第一章 马德江湖

Ma De

Jiang Hu

在讲述马德和他所营造的官场江湖之前，应该首先考察一下马德所处的地理和文化环境，我们就会知道，马德之所以把官场当作他个人的江湖，实在跟当地的人文环境有关。

我们先说东北人。东北人讲义气，重感情，哥俩好了天大的事都可以拍胸脯。东北人好交往，坦坦荡荡，豪侠仗义，少数人甚至把这种豪爽任勇的性格发挥过头了，演变成“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在这种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东北官员，和其他地方的官员比，就有显著的东北特色。东北的官员非常勤奋，不怕困难，勇于进取，热情豪爽，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且创造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东北的官员对困难是非常藐视的，“蓝天当被地当床”、“头上青天一顶，脚下荒原一片”，那种豪迈的气魄和宽大的胸襟，那种连命都不要的创业精神是很感人的。

但是，东北的官员是粗线条的，往往把义气和感情看得比做官本身更重要，这跟白山黑水的豪迈与粗犷是分不开的。

在马德当过县长的海林县、当过副市长的牡丹江，都是当年“江湖好汉”啸聚山林的地方，比如座山雕、比如许大马棒等等。著名的“林海雪原”，以及著名的威虎山、奶头山、夹皮沟，就在牡丹江境内。马德在海林县当县长时，有一条很重要的政绩就是为了振兴当地的旅游经济，曾经斥巨资对赫赫有名的威虎山进行过改造。

马德当然知道座山雕，知道许大马棒，但是，马德的性格却不像我们





熟悉的座山雕,而更像许大马棒许旅长,毕竟,许旅长更像正规军,有着严格的军规。马德是很讲“规矩”的人,况且我们的马德书记也确实没有座山雕那么奸诈狡猾,即使恨马德的人也认为马德

马德在狱中痛苦万分,悔恨地在交代书中写道:“如果我能对自己的问题想的多一点,经常自律、自省、自警,就不会有今天!”

“义字当先”。

义气,很多江湖好汉都是在这杆大旗的号召下,聚集到一起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我们津津乐道的梁山好汉、百看不厌的金庸武侠,包括打入座山雕身边当了九爷的杨子荣,所作所为无不是义字当先。这是马德的做人准则,也是马德的官场规则。

马德做官,更像是做江湖。对于他的上司,他会像对“大哥”一样敬重,逢年过节都会准时拜望,同时送上或轻或重的礼物。对于上司的耳提面命,马德都会唯命是从坚决执行。而对于自己的手下,马德需要他们一切行动听指挥。“你给我好好干,我给你升官”,这是马德取下的基本格言。而节日期间谁来不来看他,也被他看得很重,这时候马德就觉得自己是“大哥”,如果谁不来看他,他会觉得很没面子。甚至一位得罪了马德而被长时间搁置的某市负责人说:“马德特别重义气,注重感情投资,他很看重别人买不买他的账。”一个马德的对立面说:“我在马德的下面,过年过节也去看他,但是想自己也没有多少钱送给他,也就不去了,马德就会觉得是我有意跟他对着干。”

马德把这种节日期间的“孝敬”,当作了一种对他权威的“孝忠”。马德需要这样的孝敬,就像他受贿是为了孝敬更大的官一样,他认为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一种马德眼中的官场规则。

如果把马德当作一个绥化这块地盘上的江湖老大,我们也许就会理解马德,理解马德为什么如此大胆地卖官鬻爵,我们也就不会把马德看成一个被妖魔化的脸谱。毕竟,马德曾经是一个能力出众、口碑不错的领导干部,他的堕落固然有他自身的因素,但更与他的官场沉浮、所处的官场环境密切相关。

马德的名字后面总是伴随着中国第一大卖官案、黑龙江官场腐败等



解密

北京大案

这些名字出现的。马德案件的审判已经尘埃落定,但对于马德的讨论甚至声讨,似乎仍然经久不息。自从马德卖官案出现,黑龙江高层发生震荡,随着田凤山、韩桂枝等封疆大吏的落马,马德的名字在 2005 年几乎占据了各大媒体的主要版面,其曝光率甚至超过了他的上司田凤山和韩桂枝。

在黑龙江的官场中,马德其实只是官场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只不过因为他是这个链条中腐烂得最严重的一环,因而腐败链条从他这里断裂,由此牵出了田凤山、韩桂枝,以及数百名大大小小的官员,并由此揭开了黑龙江官场的腐败盖子,让人们误认为黑龙江官场已经变成了一块烂掉的土豆一般。其实,马德以及那些落马的官员,不过是土豆上一块小小的冻伤而已,剝掉冻伤,土豆依然,不过,土豆上的伤疤会永远留在人们的视野中。

江湖需要马德,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需要马德这样的官员。

让我们看看这个官场江湖中的马德,以及他所营造的官场江湖。

在讲述马德江湖之前,先让我们看一下马德的简历:马德,1949 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克东县乾丰镇。1968 年 8 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1970 年 12 月入党,先后任黑龙江省革委工交办秘书,省经委秘书、副科长,省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海林县副县长、县长、县

王慎义在多种场合竭尽自己的“能量”,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可王慎义越是这样,越是引起马德的不满。





委副书记、书记,牡丹江市副市长,省电子工业局副局长,绥化地区行署专员、地委书记、市委书记。



腐败之路就是死亡之路,马德在监狱里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



生于乡野,不安贫贱

在黑龙江省的版图上,离牡丹江和绥化都不太远的黑龙江省中部,有一个克东县,它因位于克山县之东而得名。克东县地处小兴安岭与松嫩平原过渡带,地势起伏,自然资源丰富,是黑龙江省重要商品粮基地之一。尽管这样,克东县仍然是名不见经传、地不载方志的贫困县。直到马德的出现,克东县才在一夜之间,传遍了黑龙江省,传遍了全国。

克东县出名,是因为从克东县一个贫困的小山村里,走出了以新中国最大卖官案出名的马德。

马德 1949 年 11 月出生在克东县乾丰镇的一个贫农家庭,贫困的家庭并没有给予他温暖和幸福。马德兄妹 8 人,父亲和母亲都是老实厚道、本本分分的农民,他的家境用 4 个字就完全概括——“饥寒交迫”。

因为家境贫寒,加上孩子们一天天地长大,马德家已到了家徒四壁的地步。贫寒家庭百事哀,马德 10 多岁时母亲去世。马德的父亲马殿阁 30 多岁就开始有病,一家 9 口人,吃了上顿就没有下顿,马殿阁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

马德的哥哥们,下学之后总是帮父亲下地干活,忙活家务。可马德当时只有七八岁,肩不能担、手不能提,而且一下课总是抱着书本看,家务事也不做,难免遭到父亲的白眼,父亲有时不让吃饱饭,甚至把他撵到外面罚站,一站就是小半天。马德上学后,父亲告诉他,从今以后各种学杂费家里只拿出一半,剩余的全由马德自己负责。此时,马德才八九岁,他上哪儿



马德是很讲“江湖规矩”的,况且我们的马德书记也确实没有座山雕那么奸诈狡猾,即使恨马德的人也认为马德“义字当先”。

去借?上哪儿去讨?

没办法,马德只好利用放学后的时间捡破烂和废铜烂铁到收购站去卖,或者村前村后拣粪肥,以此换来微薄的学杂费。

马德利用放学后的时间一边放猪,一边打猪草。有一次,猪跑了,马德提着镰刀奋力去追,他刚一迈步,手中的镰刀随即就掉了下来。借着惯力,他的脚踢到了镰刀的刀刃上了。只听他“哎呀”一声,鲜血立即从他的脚趾缝里流淌出来。他顾不得疼痛,急忙将破衣服撕下一个布条,快速地包好。然后才一瘸一拐回到家中。至今,马德的脚趾还留有畸形的残疾。

马德小时候最重要的记忆就是挨打,最厉害的一次是他被父亲打得离家出走。那一次,马德跑到他的一位亲戚家,在亲戚家足足住了一个月才被父母找回家。

从小饱经贫穷之苦的马德,和近年来落马的其他贪官,如成克杰、胡长清、马向东酷似,都是经历过艰苦环境的挣扎,在奋斗中崛起。与此同时,和贫穷与生俱来的节俭,甚至是吝啬,曾长期地伴随着马德。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黑龙江省人事厅原党组书记赵洪彦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



马德跨入中学时代起,文革开始了。当时,马德正在克东县第三中学读书,全国正掀起“革命大串联”。马德便与同班几名要好的同学沟通到北京串联。第二天,他们就举着红旗,背着行李,唱着歌曲,雄纠纠气昂昂地向哈尔滨方向徒步行军,愣是步行到了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火车站登车,来到了祖国的心脏北京,接受了毛泽东主席的检阅。

从那以后,马德这一“英雄壮举”成了自己仕途上的“资本”。从北京返回克东县以后,马德进入克东县第一中学读书,并担任班长和学生会委员。这也许是马德从政的第一步,或者是从政前的热身时代。

马德的贫农出身,再加上他接受过毛主席检阅的“英雄壮举”,作为一名学生干部,他出席了克东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1968年,马德高中毕业了。根据个人的政治表现,马德被上级组织部门留在了克东县,分配到军管会工作。后来,因工作需要他又回到了家乡公社工作,负责公社的后勤工作。

也就是在这个期间,马德与妻子田雅芝恋爱并结了婚。

马德结婚后,全国第一次大学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工作开始了。那时,凡是进入高等学府的大学生,前面必须加上三个字,那就是“工农兵”。工农兵大学生的标准是出身贫穷、根正苗红,在所在的单位表现特别突出,由当地革委会推荐,政审合格后,即可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马德当然也就当仁不让。

1970年,20岁的马德被当地党委和贫下中农们推荐为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当马德接到入学通知书时,他简直不相信,他即将入学的竟是千里之外的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

就这样,马德跨入了上海复旦大学的校园,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工农兵大学生。当时的班主任、上海复旦大学生中文系退休教师高天如说:“那时,马德这一届中文系学生共有73人。因为是文革中大学恢复招生的第一届学生,他们都是各地基层组织推荐选拔上来的,能上名牌大学,实乃不易。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学历要求是初中,可马德是高中生,他的知识基础是很不错的。”

年过古稀的高天如回忆,说道:“那时候的马德,几乎没有什么特点可言。他的学习成绩不错,但也不拔尖,最多曾当过学习小组长罢了。”

在学校两年多的时间里,马德和同学们到全国各地学工、学农实习的时间占了一大半,真正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间不过是一年。除了少数成绩出类拔萃的可以留校以外,这一届学生毕业之后都回到了原籍,由当地党委、革委会进行分配。

这一届的同学中,其中就有后来与马德齐名的著名贪官马向东。

当时像马德这样的工农兵大学生,国家每个月补贴19.5元。马德就是靠着学校这点微薄的补助上完了大学。据坊间传闻,马德大学毕业的前夕,他将自己的惟一直钱的旧手表卖掉了,得到30多元钱。可这些钱还不够,复旦大学的老师们又为他凑了一些钱,马德才买了一张从上海到哈尔滨的火车硬座票,票价是39.4元。

马德回到黑龙江以后,他再也没和母校联系过。

政坛骄子,平步青云

马德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根据国家政策规定,凡是工农兵大学生都实行“社来社去”的原则。但是马德的运气很好,他被分配到了黑龙江省革委会工交办秘书处任秘书。对于一个从贫困山区走出来的大学生,这份工作对于马德来说,显然是求之不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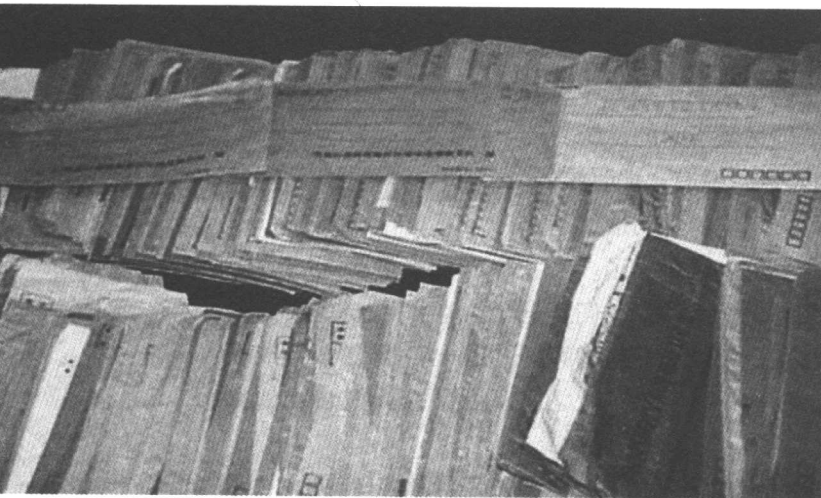


服刑中的
田雅芝





对于本职工作,马德是尽职尽责的,不到半年时间,马德很快成为革委会工交办的笔杆子,马德为领导撰写的讲话、调查报告、工作经验,都令主管工交的领导赞不绝口。后来马德出事之后,很多媒体把马德描述成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大老粗,确有偏颇之处。不用说在上世纪70年代初,即使是现在,把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当作没有什么文化的大老粗,也都是不恰当的,何况马德在黑龙江省革委这样的大机关从事了多年秘书工作,这种工作并不是一个大老粗能够胜任的。如果说马德粗,应该单指马德性格直爽粗犷的一个方面。



1976年8月,马德升任为黑龙江省经委办公室秘书、副科长。1980年8月,他又调任黑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马德在工作不到8年时间里几经升迁,由一个大学生很快成为一名黑龙江省委的一名副处级干部。

办案人员在马德家搜出的行贿者装钱的信封。

1982年12月,是马德在官场上的重大转折。黑龙江省委决定派省委机关的优秀干部充实到基层第一线。经组织部门的反复研究,省委决定将马德派到牡丹江市海林县任副县长。

这是党组织对马德的重用,更是对马德的重大考验。32岁的马德到海林县走马上任,从此,马德从政道路一帆风顺。34岁时,他当上了海林县县长。35岁时,又当上了海林县县委书记。几乎在每一个岗位上,他都是当时整个黑龙江省最年轻的干部。

如果说马德没有什么政绩,那可就太不公正了。马德在海林县的4年里,凭着他的锐意进取,勤勤恳恳,敢打硬拼,不徇私情,把海林县建设成了一个全省的先进县。

那时候,马德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自身修养上,在当地老百姓的心目中,都是有口皆碑的。据知情人讲,他曾拿自己的亲属“开刀”,赢得了老百姓的一片叫好声。那时候,马德从不接受下级和同事的宴请,就连上级